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②



张勇正在创作黄河泥娃。

【一言】

市场化重塑是民俗艺术品的生存之道

范永

植根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黄河泥塑,以其生动的形象、鲜艳的色彩而广受大众喜爱。而类似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张勇们”的努力,也使黄河泥塑获得新的生命力。

黄河泥塑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已形成以红胶泥为原料、塑空技法为核心的传统技艺体系,并衍生出地方性分支。在泥塑的制作中,艺人通过对泥土的雕塑,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农历的视角下,农民对于泥塑的制作通常选择在特定的季节,例如在春季,泥土最为松软,适宜雕刻,因此多选择这个时期进行创作。而泥塑也在传统节庆、庙会和民间信仰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古人精神信仰和文化生活的凝聚。

但作为承载黄河两岸民俗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民俗艺术品,其普遍采用作坊式的传统经营模式,在今天可能面临新的生存空间的挑战:如何在工业化艺术市场中觅得一席之地?如何才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如何利用新的营销、经营手段,实现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重塑?

这是赓续传统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留得住乡愁”需要现代意识的“重塑”。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黄河泥塑如何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

或许兴安盟突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书琴的创新,可以提供新的启示。她将国漫《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角色形象融入泥塑创作,反复观察角色神态变化,用传统技艺表现现代审美,为泥塑找到了“时代出口”。其作品以乡土生活为根基,如《宝黛共读(西厢记)》《蒙古人》等,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其通过社交媒体的推广,使突泉泥塑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市场上的黄河泥塑产品多为传统题材,缺乏创新,难以吸引现代消费者。而作坊式的传统经营模式难以走出“圈式围城”。而结合现代设计元素,展现泥塑的创意与巧思;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与民俗风情,增强文化认同感;明确目标消费群体,分析竞品后确立差异化优势。

在保护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手段和市场策略实现文化价值的转化与传播。这些市场化重塑的探索可能是黄河泥塑的蜕变重生之道。同时,依托IP化开发,将黄河泥塑与黄河文化IP结合,开发系列化、故事化产品,也可能突破“圈式围城”的局限。此外,利用多渠道营销与数字化传播的“时代风口”,结合线下体验店与文旅融合的策略,可以更多元化地获得“时代红利”。

黄河泥塑蕴乡愁 传承非遗守匠心

本报记者 郝颢 见习记者 李浩 摄影报道

泥塑,俗称“彩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有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泥塑作品。在汉代,泥塑制品已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艺术品种。在两汉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的泥塑制品。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技艺,两汉以后,中国的泥塑艺术持续发展,尤其是大型泥塑制品的数量开始增多。泥塑艺术发展至唐朝,一大批泥塑艺术家开始涌现。唐代的雕塑艺术家杨惠之被誉为“雕塑圣手”,就是唐代泥塑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吴道子共同拜张僧繇为师。世人称赞他们:“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泥塑艺术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型泥塑造像持续发展的同时,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并走向市场。在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就有许多泥塑匠人专门从事泥塑的创作和销售。

元代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出现泥塑制品的产业化生产地区,无锡惠山、陕西凤翔、天津、北京等地成为全国知名的泥塑制品生产基地。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陕西



作品《童趣》。



作品《好哥俩》。



一个个泥塑作品栩栩如生。

乌海市作为黄河入蒙首站,“黄河母亲”造就了这座城市三山环抱、一水中流的地理格局,也滋养了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民。勤劳聪慧的乌海人因地制宜,转泥创作,用灵巧的双手创作出一件件活灵活现、憨态可掬的黄河泥塑。

这些泥塑把乡愁和记忆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黄河两岸,播撒在人们的心田。走进位于乌海市乌达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恩民泥塑乌达工作室,张勇正摔打着黄河红胶泥。红胶泥经过摔打后,她会根据图样对红胶泥进行塑形,然后开始捏制。

“泥塑经过烧制后,就可以展出了。”张勇说。工作室里,100余件黄河泥塑作品静静地诉说着家乡的故事。这些泥塑作品中既有“顽皮的孩童”,也有“灵巧的岩羊”……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历史久远 风格独特

凤翔的彩绘泥塑艺术始于西周时期,至今已在民间流传3000余年,是目前保留最古老、最具民族特色的泥塑艺术。

泥塑制品的内容往往取材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以人物和动植物为主,既有空心的圆塑作品,也有浮雕式的挂片,具有造型优美、生动逼真的艺术特点。

黄河泥塑以沉积多年的红胶泥为原料。红胶泥经过捶打、分割、揉捏、塑形等十几道工序得到蜕变。烧制完成的黄河泥塑作品具有色泽红润、黏性强、抗裂性好的特点。

2023年,泥塑(黄河泥娃)技艺被列入第四批乌海市非遗代表性项目,2025年,泥塑(黄河泥塑)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第八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家住乌达区的黄河泥塑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勇,通过祖传技艺与外出学习的“塑空”技法相结合,创作出诸多地区特色鲜明的黄河泥塑作品,成为乌海市具有代表性的黄河泥塑艺人。

2024年1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名单,张勇榜上有名。

潜心耕耘 静待花开

张勇出生于泥塑匠家庭,在她的童年生活中,父亲捏制的泥人是她最好的“伙伴”。空闲之余,她也会上手捏几个泥人把玩。就这样,艺术的种子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长大后,张勇没有放弃黄河泥塑创作,持续提升自身的泥塑技艺。

2021年,张勇决定打造系列黄河泥塑制品,来记录乌海市这座被黄河滋养的城市。

然而,她的黄河泥塑创作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红胶泥的好坏是黄河泥塑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资源开发和地貌变化等因素,乌海市不少地方的黄河红胶泥黏性不强、色泽不红,选取足够数量和黏性好的红胶泥成为她面对的难题。

为解决泥的问题,张勇四处打听哪里有好的红胶泥。打听到消息,她就抽时间去采泥。海南区巴音陶亥镇、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泥的问题解决后,张勇开始进行创作。胶泥的摔打、泥塑的捏制和勾勒,这些流程都不错,也烧制出了成品。待成品出来后,她发现成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泥塑是实心的,整体比较重,二是泥塑的各个部都不能转动,缺乏灵气。

“当时这个问题真是困扰了我许久,每次烧制出来的成品都有残缺,说实话挺沮



张勇与她的黄河泥娃。



精心雕琢。

丧的。”她说。后来,张勇打听到河南省有一位工艺美术大师赵恩民的泥塑技艺非常好,她就抽出时间跟其学习。赵恩民非常喜欢她的心灵手巧,更看重她在学习过程中的刻苦,对其是倾囊相授。

学成归来后,张勇采用赵恩民指导的“塑空”技艺,通过燕子衔泥搭窝的方法,一边塑形,一边塑空,这样捏制的泥塑不开裂,重量还轻。张勇采用“塑空”技艺烧制的黄河泥塑作品可做到一次成型,并且改变了传统泥塑一旦成型不可改变的特点。她创作的泥塑人物头部可灵活转动和互换,同时其泥塑作品没有骨架且内部是空心的,观者可自由组合不同形态,重量上也较传统泥塑作品减重约75%。

从一块泥巴到精美的泥塑,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潜心耕耘黄河泥塑技艺数十载,她的艺术创作之花也在悄然绽放。她创作的《玩耍归来》《童趣》《小伙伴》《葡萄熟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等作品,先后亮相第十九届、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在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张勇创作的黄河泥塑《撸起袖子加油干》系列作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银奖。

创新方式 多元表达

河泥泥塑鲜活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张勇的黄河泥塑创作,乌达区建立了乌达黄河文化传播工作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恩民泥塑乌达工作室”和“泥趣坊”,积极开展泥塑讲座、研 习交流等活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推进黄河文化品牌建设。

张勇的徒弟赵曦从去年开始学习黄河泥塑技艺,在张勇的指导下,现在他捏制的泥人也有模有样。“张勇老师悉心指导我,对我的问题是有问必答,没有张勇老师的指导,我不会成长这么快。”赵曦说。

目前,有不少人跟随张勇学习黄河泥塑技艺,黄河泥塑技艺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从泥塑到舞蹈,有传承,更有创新。

【见证】

历史印记中的朔方古郡

高旭

朔方古郡,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北部的广袤大地上。

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溯,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广泛交流、深度融合、和谐共生,共同绘就了一幅绚丽多彩、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画卷。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抵御匈奴侵扰,夺取河南地后,设立朔方郡。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军事防御行为,还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和民族融合的愿景。

朔方郡地处汉朝都城长安的正北方,是连接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咽喉要道。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汉族与匈奴在这里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军事戍边的将士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为边疆的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将汉族的农耕文明逐渐传播开来。而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他们豪迈粗犷的性格、精湛的骑射技艺以及独特的风俗习惯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别样的活力。历史的卷轴缓缓打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在朔方古郡相互碰撞、相互磨合,逐渐找到了融合共生的节奏,开启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序章。

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卖制度,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迈出了关键一步。从经济层面来看,盐铁专卖制度的推行,不仅稳定了市场供应,同时也满足了各族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汉匈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少了对资源掠夺而可能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交流过程中,各民族之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汉族的丝绸、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匈奴地区,而匈奴的牲畜、皮毛等特产也进入了中原市场。

这种经济上的互补和依存,促进了各民族在利益的纽带下紧密相连,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和睦的基础。从政治层面而言,盐铁专卖制度的推行,在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同时为边疆地区乃至朔方古郡的驻军提供了更稳定的物资支持,有利于加强边防力量,维护地区稳定,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各民族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参与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携手抵御外敌,维护边疆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时,朔方文化作为朔方古郡的灵魂所在,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融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朔方文化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将不同民族紧紧地串联在一起,编织出一幅和谐共生的文化图景。

朔方文化具有独特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既融合了中原地区仁爱、礼义、诚信等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吸纳了北方游牧民族奔放豪迈、质朴直爽的文化特质。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汇和融合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朔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推动各民族在精神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为民族团结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边疆地区扎根生长。

在朔方古郡的历史长河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犹如璀璨星晨,照亮了民族团结进步之路。王昭君作为民族友好的使者,她的出塞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朔方(杭锦旗)等地,最终抵达匈奴。这一历史事件,宛如一道绚丽的彩虹,架起了汉匈和平交流的桥梁。

在昭君的影响下,当地汉族和匈奴百姓之间的通婚现象逐渐增多,他们相互学习语言、习俗,共同劳作生活,民族之间的隔阂在岁月的洗礼下不断消弭。此外,在胡汉和亲友好时期,朔方古郡附近的互市成为了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场所。

这种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更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各族人民在互市中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共同分享着生活的智慧与乐趣,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在每一次的交易与互动中悄然凝聚。

朔方古郡对杭锦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意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穿越时空,流淌至今。

朔方古郡的历史故事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杭锦旗民族团结进步的前行道路,激励着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携手共进,砥砺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